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双性同体思想

秦丽英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武汉 430079)

摘要:“双性同体”是20世纪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突破了性别对立的传统思维框架,表达了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英国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在他的多部戏剧中采用了“女扮男装”的方式,让他笔下的女性穿上男装做出种种惊人之举,演绎了一段又一段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通过“女扮男装”,这些女性身上同时拥有了男女两性的气质特征,成为一批具有双性同体特征的人物形象。该文以文本分析的方式,通过对戏剧中“女扮男装”现象的分析来探讨莎士比亚的“双性同体”意识背后所蕴含的社会人文思想。

关键词:莎士比亚;双性同体;女扮男装;双性和谐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英国文坛巨匠莎士比亚在多数戏剧中,成功地运用了“女扮男装”的戏剧手法,塑造了一系列追求个性解放、要求爱情自由的女性,体现了女性的主体意识。通过“女扮男装”她们完成了身为女性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彰显出一种超越性别的人性之美,一种融合男女两种性别气质于一身的两性和谐之美。从这个意义上说,“双性同体”不仅仅是莎翁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更反映了他对未来社会两性模式的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设想。

“双性同体”本意指同一个体上同时具备雌雄两性的特征。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首先提出了“潜意识双性化”的概念。荣格也认为人类先天具有双性化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为了使个体人格得到健康和谐的成长,应允许男性人格中的女性因素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因素在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得到一定的展现,否则这些被压抑到意识深处的异性因素的逐渐积累,最终会危及生命主体的存在。”^[1]英国女作家和女性主义批评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从男女平等思想出发,最先提出将“双性同体”作为女性主义的价值观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想人格。她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说道:“在我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人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2]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突破了性别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人格理想和价值观。她认为莎士比亚是运用“双性同体”思维进行创作达到完美地步的少数人之一。莎士比亚在戏剧中频繁在使用“女扮男装”手法,让他笔下的女性穿上男装以男性的身份周旋于各色人物中间,使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在她们身体里共同

发挥作用,长期磨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扮男装”是莎翁对“双性同体”实现道路的探寻,也是他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承载着莎翁对于男女两性和谐相处的人类伊甸园的迫切渴望。

一、“双性同体”在“女扮男装”中的表现

“女扮男装”在莎翁的五部戏剧中各有特色,五位女性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莎翁“双性同体”的理想,她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双性气质将莎翁这一理想诠释得淋漓尽致。总体而言,可根据对于男性气质的把握将她们的“女扮男装”分为两大类:一是的男性气质的显性表现,一类是男性气质的隐性表现。前者突出表现的是专属于男性的主宰性,而后者则表现为对传统规范下女子道德的反抗以及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努力奋斗的坚强不屈的意志力。

(一)“女扮男装”表达的显性的男性气质——主宰性

《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出场时是一个男权中心社会顺从的女性,对于自己的婚姻幸福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然而她不单只是传统道德束缚下完全顺从的灵魂。当她为了帮助丈夫的朋友而“女扮男装”出现在法庭上时,她的举手投足、言谈措辞都表现出十足的男性气质。她熟知威尼斯法律,欲擒故纵,不仅惩罚了贪婪的夏洛克,而且使安东尼奥免于割肉之苦。“女扮男装”的鲍西娅所呈现出来的男性气质并非来源于别人,而来源于她头脑中那个男性的自己。当她还是一个按照传统社会规范作为女子而生活的时候,这个男性的自我是被压抑着的。“女扮男装”为她释放潜意识当中那个男性的自我,提供了一次表现的契机。剧作家让女人在男装的掩饰之下办到了单性的男人或女人都办不到的事情,通过

这种方式显了“双性同体”拥有比单性更强大的力量。

《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在“女扮男装”中的性别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罗瑟琳本是个沉默忍耐的女人，“女扮男装”时，她外表虽然打扮得像个男性，实际仍然是以女性气质为主。但与原来单纯的女性气质不同的是，她内心之中的男性气质使得她以一个男性的行为标准来要求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渐渐适应和接受了那个男性的自我，于是处处表现为一个男性所应当具备的个性气质。在与奥兰多相处中，她忽男忽女的性别不仅让奥兰多感到困惑，就连她自己也时常混淆自己的性别。当奥兰多按她的要求向她求婚时，她说：“我本来可以问你凭着什么来娶我的；可是奥兰多，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丈夫。——这丫头等不到牧师问起，就冲口说出来了；真的，女人的思想总是比行动跑得更快。”^[3]分号前后分别是作为女性的罗瑟琳和男性的罗瑟琳所发出的感慨。莎翁用“女扮男装”这种带有狂欢性质的方式，使得男女两种气质在她的身体里共同发生作用，长期并存、磨合，从而使她的性格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这种性别的摆动和不稳定性即是“双性同体”的一个前奏。由罗瑟琳所导演的几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时，她身上已经实现了“双性同体”，她对于自身男、女两种性别资源加同充分合理的利用，才得到了皆大欢喜的戏剧收场。

《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身上所体现出的“双性同体”则主要表现在她对待奥西诺公爵和奥丽维娅时所选择的不同的话语方式。面对公爵，薇奥拉心中充满对他的爱慕之情，她用细腻柔和的女性话语说道：“她从来不向人诉说她的爱情，让隐藏在心中的抑郁像蓓蕾中的蛀虫一样，侵蚀着她绯红的脸颊；她因相思而憔悴，疾病和忧愁折磨着她，像是墓碑上刻着‘忍耐’的化身，默坐着向悲哀微笑。”^[4]然而，薇奥拉逼使奥丽维娅揭开面纱，一睹芳容时那段洋洋洒洒的台词充分表现了她不卑不亢，语言奇巧而俏皮，每一句都说得委曲婉转，在恭维之中有贬抑，赞扬之中有讽刺。薇奥拉就是凭着这番机智，幽默的语言打动了小姐的芳心。“女扮男装”的薇奥拉身上的男性气质赢得了奥丽维娅的爱情，这可以说是她“双性同体”最好的证明。薇奥拉头脑中男性自我和女性自我的双重支配使得她在面对公爵和奥丽维娅能够采用女性和男性两种不同的话语方式。正是男性自我和女性自我的共同作用，才使得薇奥拉成为一个完整的自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鲍西娅、罗瑟琳和薇奥拉三人通过“女扮男装”所表现出来的男性气质综合体现为一种主宰性。正是由于“双性同体”在她们身上的实现，才使得她们拥有了这种主宰一切的力量。

（二）“女扮男装”表达的隐性的男性气质——

主动性

《维洛那二绅士》是莎士比亚对“女扮男装”的第一次尝试，由于手法的生涩使得“双性同体”思想表现得较为隐蔽。而《辛白林》是莎翁晚期创作的一部悲喜剧，随着他对社会认识的不断加深，“女扮男装”不再构成戏剧的重要情节。但是，只要深入探寻，在这两部剧当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莎翁“双性同体”思想的端倪。

《维洛那二绅士》中的朱丽娅用冷淡的外表掩饰着对爱情强烈的渴望，看似温驯，内心却充满叛逆。她为爱不顾世人眼光，大胆走出女性狭小的生活领域。得知普洛丢斯另结新欢，她的反应并不是像个软弱被动的弱女子，而是用尖刻的语言表达出她内心强烈的不满和愤怒。当普洛丢斯说：“亲爱的人儿，我承认我曾经爱过一位女郎，可是她现在已经死了。”朱利娅：“一派胡言，她还没有下葬呢。”^[5]她以侍从的身份接近普洛丢斯，借机阻止普洛丢斯对西尔维娅的爱情，最终获得了成功。当普洛丢斯恭维修里奥时，她的一连串的旁白，充满了讽刺和轻蔑。这种轻蔑是封建社会里女子所不应具有的，而朱丽娅本性当中就含有男性的因素，正是这种潜在的男性因素，使得她言辞犀利。女扮男装给了她一次自由表达自己性格当中男性化的因素。在“女扮男装”过程中，朱丽娅所表现出来的积极主动，不懈追求已经超越了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那种女性气质，而更多地体现出她男性化的一面。朱丽娅对于专属于男性的主动性的表达，说明她在本质上是一个融合着男女两性气质的“双性同体”的个体。

《辛白林》中伊摩琴“女扮男装”体现为由单一性别气质向“双性同体”的转变。作为女性的伊摩琴被迫与丈夫分离，在父权的规范下痛苦的生活，当丈夫因误会而命令其仆人毕萨尼奥将她杀死时，她没有任何反抗，只说：“朋友，做一个忠实的人，执行你主人的命令吧。当你看见他的时候，请你向他证明我的服从。”^[6]她是一个只为丈夫而活，只是屈从于男权对她的判决。她从来都是是男权中心社会里顺从的女人，服从的妻子，屈从于传统社会所加在她身上的枷锁，没有自我主体意识。“女扮男装”只是为了避开宫廷和追求者。当她误以为丈夫已死时，她为了替夫报仇而生活，仍然不是为了自己而活。他伪装成侍从追随意大利使者，一路隐忍。直到戏剧最后，她才鼓足勇气来证明自己的忠贞和清白，最终与丈夫团聚。“双性同体”在她身上表现为一种忍受苦难，承受自己所不能承受的痛苦时那种坚强的男性气质的显现。她的成长历程实质上是由单一性别特质向双性同体转变的一个演示过程，透过她人们可以感受到双性同体所具有的伟大力量。

二、“女扮男装”的实质——个体内部和谐

莎翁通过戏剧中女性的“女扮男装”向人们展示了

如何使个体实现“双性同体”以及“双性同体”的实现依赖于个体内部的和谐。“女扮男装”对于个体的内部和谐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女扮男装”，使得潜藏在这些女性深层意识当中的男性气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从而更有利于个人的健康成长。在“女扮男装”过程中，女性不仅表现出了她们男性化的一面，而且在男性的外壳之下经常流露出她们本性的女性气质。“女扮男装”可以使她们以男性的立场来重新审视女性，使其他男性更合理地认识女性，同时也使自我正视女性所拥有的缺点。对于男性角色的体会，增加对男性的理解和认同。戏剧最终都安排她们重新回归到女性身份。可见“女扮男装”和“双性同体”对她们原有的性别定位是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对于她们而言，“女扮男装”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可以让她们发挥聪明才智的方法。通过“女扮男装”她们做到一些由于自己性别的限制而无法完成的任务，再一次有力地说明了，“双性同体”并不是目的，而是为她们展现更完美的人性提供一种便利。用男性坚强的外壳掩饰住的女性的脆弱，既可以增加自信，变得像真正的男人一样勇敢坚强，同时又保留着女孩子家的细腻、敏感，使两种性别气质，在同一个身体里相互融合，使个体可以同时展现两种性别的优势，变得更加完善。“双性同体”显示出超越单一性别气质的无比的优越性。

莎翁对于“双性同体”的追求，并不在于消除两性之间的差异，也不在于使每个人都成为男人和女人的结合体。而是借此传达出他对于完美人格的追求。五位女性所体现出来的女性智慧和女性魅力，是莎士比亚对于美好人性的向往。贯穿着莎翁“女扮男装”的主题思想实质其实就是对于人性美的礼赞。“女扮男装”的女主人公，不仅在追求爱情、婚姻幸福中大胆、热情、率真，而且都有惊人的智慧和才干，在困难面前头脑冷静，善于分析事物的矛盾的各个方面采取对策。她们在捍卫自己的权利和人身自由时，也表现出高尚的情操和强大的意志力。莎翁笔下的这些女性，是一个理想社会里的理想人群，她们热爱生活，忠于爱情，品德高尚，具有独立的人格意志，共同有一种和谐向善的趋势，是莎翁理想中完美人性的体现。“女扮男装”是莎翁对于拥有完美人格的人文主义理想人格的追寻。

“双性同体”并不是要塑造无性别的人，而是为人们更多地了解自己提供了一种理想的途径，为个人内部两性气质的和谐找到一个平衡的支撑点，使人成为更强大的个体。莎翁对于“双性同体”的探寻，并不仅局限于个体，而是将他的视野投注到整个人类社会，放眼原有的二元对立的性别模式，探寻男女两性之间的“双性同体”即“双性和谐”之路，试图回归到两性和谐相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的伊甸园。

三、“女扮男装”的社会理想——“双性和谐”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妇女的态度并未随着人文主义者的个性解放主张而发生根本的改变。莎士比亚对待妇女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封建伦理道德范畴中的妇女观，在戏剧中他极力赞扬女性的智慧，认为智慧是女性必不可少的美德，智慧并不只属于男性。莎士比亚向人们展示的不仅仅是“双性同体”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当时社会两性模式的深刻揭示。他用戏剧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双性和谐”道路中的艰辛。

在传统的男权中心社会里，女性只能按照男性所推崇的妇女美德为人行事，一旦将主体性、攻击性、权力欲等男性特征引进自我意识，就会招致男性的厌恶和非议。在女主角“女扮男装”之前社会上两性呈现出一种尖锐对立的状态，集中表现为男权中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制。在“女扮男装”之前的五位女性都受制于男权社会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各种限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甚至在精神上也缺乏自我主体意识，对于自我的能力认识不足。女主角“女扮男装”出行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避免来自于男性对他们的侵害。生活于男权中心社会的她们，缺乏必要的安全感，男性对于她们而言是不幸的根源。莎翁有意安排女性“女扮男装”，展现“双性同体”不仅是对于女性力量的肯定，而且是对二元对立的社会模式的消解。

莎士比亚将女性作为实现“双性同体”一方，让他们进入男性角色，是对女性智慧和女性特质的高扬，表明女性不应屈服于男权中心的二元对立模式，女性应当拥有同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两性应当处于平等对话的状态。女性在智慧等任何方面都不逊色于男性，她们应当受到同样的肯定和认可。通过“女扮男装”莎士比亚用男性的力量来增加女性的力量，使女性成为独立于男性又与男性和谐相处的自我。而且这种与男性和谐相处的女性，不仅使女性得到幸福，而且男性同样得到了幸福。

对女性的褒扬并不代表莎是女权主义者，而是对于建立男女两性平等和谐社会模式的向往。莎翁并不主张任何一种性别凌驾于另一性别之上，他希望未来社会个人之间的差异比男女之间的差异更重要，任何人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共同生活于世界上的男女，在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中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两种性别只有互相融合，互相理解，才能使人类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双性和谐”是对更高境界的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尝试和期待。要让女性和男性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两性之间的二元对立，消除建立在两性对立基础上的整个社会意识，思维模式和伦理价值标准。

四、结语

从现实层面上来说，男女有自然和生理上的区别，两性不可能成为事实上的同体。但是，莎(下转第 39 页)

On Eagleton's Culture Theory Concept

CHEN Wen

(Humanities School,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erry Eagleton's "After Theory" shows us the importance of theory in a way different from his previous narrative style and expresses his firm belief in the theor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hree aspects as follows: whether there is theory after theor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eory remedies proposed by Eagleton in this book, which is a type of moral criticism revealing deep meaning of human's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and "death and the value", and the thinking brought to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theorists by Eagleton's spirit of reflection

Key words: Eagleton; "After Theory"; cultural theory;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指导教师 魏天无 责任编辑 来 瑞

(上接第 27 页)翁通过“女扮男装”使得两性间获得一种超越性别的角色认同。在他理想的伊甸园里,人们可以充分认识到基于生理不可克服的男女差异,各自显示自己的优势,同时又不使这种优势成为压迫另一性别的借口;通过相互补充,最终建立起男女平等的和谐的社会关系。莎翁用“女扮男装”的形式,为各时代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伦理模式”揭示了双性和谐相处的理想状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正是因为莎翁对于这种理想状态的文学想象,才使得莎翁的戏剧不仅仅在文学方面,而且在更深远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方面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霍尔. 荣格心理学入门[M]. 上海: 三联书店, 1988: 259.
- [2]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间自己的屋子[M]. 王还,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89: 121.
- [3]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3)[M]. 朱生豪,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173.
- [4]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4)[M]. 朱生豪,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41.
- [5]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1)[M]. 朱生豪,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152.
- [6]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10)[M]. 朱生豪,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194.

The Thinking of Androgyny in Shakespeare's Drama

QIN Li-ying

(Humanities School,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Androgyny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the 20th century Feminist Criticism. It broke through the gender opposite of traditional thinking framework, expressed ultimate concern about the human society. British great dramatist Shakespeare in his drama used the approach of "woman disguised as a man" more than once, and made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section of a romantic and touching love story. By the approach of "woman disguised as a man", these women have the temperamen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sexes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ext, this thesis is aimed at analyzing the Social and Humanistic ideas of Shakespeare under the androgyny consciousness by the phenomenon of "woman disguised as a man".

Key words: Shakespeare; Androgyny; Woman disguised as a man; Bisexual harmony

指导教师 聂珍钊 责任编辑 苏小露